

### 有约不来过夜半

肖复兴

读初一时,抄过一本《千家诗》。有一首宋诗《约客》,其中有句: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”,印象很深。其实,并未读懂,只是望文生义,而且不由自主地将诗硬往自己身上安,便常会有戚戚焉,以为这句诗是为我所写。

有约不来。谁不来?我又在等谁?不来,却又苦苦在等候最后的来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?似乎,我格外能够体会得到。等的是姐姐。我五岁那年,母亲病逝,为了担起家里的生活担子,十七岁的姐姐只身去了内蒙古,修京包线铁路。已经去了七年多,每年过年的时候,姐姐才能回北京看我们。我很想念姐姐,盼望着姐姐回家,让一年漫长的日子,因有期待而变得有了希望。等待,也是期待。尽管苦涩,尽管漫长。读这首诗时,常会想起姐姐,总觉得在我正想她的那个夜晚,她会突然推门走进家来。等的还有母亲。其实,我对母亲没有一点儿印象。我等待着的母亲,是一种幻象。很多时候,母亲的影子,是和姐姐的模様重叠的。前几年,我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写的自传,知道她也是五岁那年生母去世。同样五岁那年的事情,离开家和继母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,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,这样的细节,她居然都记得这样清晰。每逢想到这里,我都非常惭愧,对母亲的思念加深。母亲之后,常会幻想,也能在哪个夜晚,母亲和姐姐一起归来,哪怕走进我的梦里也好。

年轻的时候,恋爱季节一来,尽管不成熟,尽管是无花果,却那样纯真、投入,心旌摇曳,不可自拔。那时,等的是恋人。我正在读高中,一个暑假的等待中,不仅是一个“有约不来过夜半”,恋人始终未出现在家中,让弟弟嘲笑,说人家已经多少天没来了。他替我计算一天天过去的天数,那样准确无误,那样可笑却又可爱难再。结婚之后,却是妻子和孩子在天津,我在北京。距离不远,却也是距离。只要有了距离,便有了等待。“有约”,因距离而存在,因别离而存在。那

时候,等的是妻子和儿子。记得有一次,妻子带着儿子来北京探亲,假期结束,她带着孩子回天津,我到火车站送行。儿子才两岁多,拉着我的手,不让我走。火车就要开了,我只好骗他说爸爸给你买雪糕去,一会儿就回来,他才松开小手。一会儿,火车开了,隔着车窗,我看见他眼睛里闪烁着泪花。在车轮撞击铁轨的隆隆声里,开始了又一轮的等待。是的,我有过一二次的“有约不来过夜半”,却没有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,有的只是“落泪花”。儿子大学毕业那年,去美国读书,那是最远的一次送别。等待,便也随距离的加远而时间加长。一直到儿子结婚,有了孩子,几乎每年都是在等待中和别离中度过。尽管有别离,却也有等待,“有约”的等待,让距离缩短,距离让等待加深。一晃,儿子去美国已经二十一年。今年暑假才终于踏上归程。两个小孙子都长高了,在回国上飞机前,电话里,老二对我说:我都等不及了!漫长的等待和短暂的相逢,是那样不成比例,相逢是花开一瞬,却要付出等待的那么长时间。机场送别的时候,老大搂着我在我耳边轻轻说:我现在就开始想你了!我知道,新一轮的等待开始了。等待,更是因思念而存在。

“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这句诗,就这样伴随我到了秋深暮晚时节。一句简单的诗,居然有这强大的魔力,可以从少年伴随到老年。这便是诗的力量,是诗和我们心灵与感情相通的独特魅力。记得前辈学者钱穆先生,在论述中国古诗词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“中国古人曾说‘诗言志’,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的东西的。”对于“诗言志”的“志”,钱穆先生做了最好的解释,强调的是“心里的东西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心里一点点的期许,一点点的祈愿。“有约”中的等待,只是其中一种。我相信,我们每个中国人,都能在我国古诗词中找到一句或几句属于自己的诗句,因为那里面有我们自己“心里的东西”。

### 半个千年

陈圣来

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交50周年,来自西班牙的玛丽亚和米格尔夫妇写了一本书,反映中西友好交流的交流的50年历史。玛丽亚我认识她时,她是西班牙著作人和音乐家协会驻亚太地区总代表,为上海介绍了许多好的剧目和展览。米格尔是玛丽亚的丈夫,是一位儒雅的社会学家。这本名为《西班牙与中国五个世纪的同频共振》的书稿,时间跨度不是仅仅局限于中西建交的50年,而是两国交流的500年,放大了10倍。该书几乎全方位地阐述了中西的交流历史和友好发展的渊源。其中不乏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和有趣的发掘。例如,西班牙女郎在那激动人心的弗朗明戈舞蹈里,标志性的打扮是披着披肩。那恰恰是风靡欧洲的中国大披肩。19世纪的西班牙,女性会在重要场合身着中国裙子、中国披肩。书中引经据典,资料翔实,出处明晰,不乏惊艳之处。中国与西班牙的500年交往,是两种文明的对话,两种文化的交流。5个世纪的同频共振说明了不同文明、不同文化之间并不一定是剑拔弩张的冲突,而是可以对话、可以交流、可以互补、可以同频共振的。



秋亭会友图 (中国画) 车鹏飞

不久前,区文化馆秋冬季班的最新公益课程正式开课,囊括书法、乐器、舞蹈、美妆、摄影等大几十门课程,可谓五花八门,名目繁杂。而最吸引我的是,教学点就在家附近。犹豫要选哪几门的片刻,大多数课程已被秒光,幸好抢到了“书法课”名额。

暮色时分,踏着月光去夜校上书法课。成排的油画架子,沿走廊靠墙静立,隔壁教室正在教学油画。我们今晚写楷书。用的是自带的元书纸。古称赤亭纸。剩墨不多,兑点杯里的水,心里默念从父亲那里偷学来的秘诀,“要淡到心先生的那个意思才好……”

安静的课堂座无空席,书法老师戴顶鸭舌帽,偏休闲的西服,瘦脸长发,戴副无框眼镜,在教室里踱来踱去,冷不丁开口道:“新手习字,楷书稍有

困难,关键在于考验人的运笔以及控笔能力……”言毕掉转身去亲手示范,纤悉不苟,宽柔而有威的神情,不禁令我想到父亲。记忆中,父亲习字总喜欢站着。“江南有丹橘,经冬犹绿林。”这首五言绝句他每每只写此两句。要是给张九龄先生得知会不会不高兴?这两句反反复复,写了又写。多年后我长大后,某个瞬间忽然明白了父亲之所以那么喜欢这两句,实在是因其色彩——丹橘,绿林。红配绿,爽眼醒目。回忆的空气里仿佛都带了一点香甜气。今晚我临的是李清照的词,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……”,一写字,立刻会想到父亲。记忆中,父亲写字作画一气呵成。字写好开始画花。画画好,画草虫则要坐下。用生纸。第一遍勾线,尽量淡,父亲把画笔往地上甩两下,叨咕着,“笔头蘸

### 爱如柠檬

王寒

阳台上的柠檬结出了十四只果子。我吃过自己种的薄荷、紫苏,也吃过自己种的番茄、蓝莓、草莓和金弹。我像个城市农妇,一有空,就在阳台上摆弄花花草果。这株柠檬树个头不高,枝刺又尖又硬,天气微微转凉,柠檬树开花的开花,结果的结果,一棵树上,有花朵有果子,相当热闹。柠檬的花与果,总是在变色,花苞初时粉紫,后变为白色,果子初为青绿,后变为金黄,果青时如惨绿少年,果黄时如披黄金甲的大将。花与果的味道都很好闻,芸香科的植物,“香”是它们的金字招牌,柠檬皮厚肉酸,屁股尖尖,是水果中的醋坛子,从里酸到外,尝一下,是电流在舌尖跳动的酸爽,如千军万马在你的舌尖奔腾、呐喊,如燃烧的火焰,熊熊扑来。再是嗜酸者,也受不了柠檬的那股子酸劲,它的酸,比山西老醋、镇江陈醋还要酸上几十分,那味道冲击着味蕾,排山倒海。有个网络流行语叫“柠檬精”,就是指浑身上下散发着酸味的人,遇到什么事都会酸一下。只有孕妇不怕酸,不但不怕,还只怕酸得不够,故柠檬又称益母果或益母子。

柠檬还有一名叫黎檬子,《东坡志林》是苏轼写的一本随笔集,里面有一则《黎檬子》。大意是,苏轼有个哥们叫黎錞,为人忠厚、性格木讷,另一友刘贡父戏称他为“黎檬子”。当时苏轼不知黎檬子是水果,后来听说是水果名,笑得要从马上跌落下来。苏轼被贬海南,在海南看到果实累累的柠檬树,想起两位好友,怅然若失。

柠檬加白糖、冰糖或蜂蜜,立即中和了酸味,变成清凉的柠檬茶,最酸的柠檬汁,也有了美好的滋味。今夏,天气热煞,胃口不开,泡一杯柠檬水,加几块冰块,咕嘟咕嘟一饮而尽,瞬间清凉,再大的心火也被柠檬浇灭,如同六月天当头而下的一场暴雨。

柠檬世界各地都有。大航海时代,欧洲海员常受坏血病之苦,丧失了成千上万条生命,直到发现柠檬的奇效,水手出海,每人每天要饮用柠檬水,自此坏血病绝迹,以至于英国人由此常以“柠檬人”来称呼自己的水兵和手。

柠檬一肚子的酸水,却有着独特的风味,跟梅子一样,早年当调味品用。当时广州人做菜不用醋,而以柠檬来调味。柠檬的酸味,可去腥味,可松软肉质,可消除油腻口感。我在地中海沿岸、在夏威夷海边、在爱琴岛上、在日本的樱花树下,吃过生鱼片、牡蛎和各种新鲜海鲜,无一例外,都以柠檬作调味,边上放半只切开的柠檬,由食客自己挤汁至食物上。

柠檬在泰国也经常现身,泰国菜色彩鲜艳,一派热带风情,看似清淡,实则离不开辣和酸。菜里加了各种红红绿绿的调料,每道菜总要挤上柠檬汁,直接烹煮。酸辣之外,散发出浓郁的水果清香,让味蕾除了体验到东南亚的热辣之外,还带着清鲜清爽之味,比起中国西部的麻辣,是另外一种风情。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,出生于西西里岛,当地以产优质柠檬而著称。皮兰德娄写过一部小说,就叫《西西里柠檬》,这样夏日清新的书名,讲的是爱情悲欣,看到的却是人性:乡村长笛手花掉全部积蓄并变卖了田庄,帮助西西里少女成为著名歌星,踏入上流社会。五年后的某一天,长笛

手乘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如约去那不勒斯看望心上人,还特地为她带上一袋鲜美的西西里柠檬,那是他们甜美爱情的象征。而珠光宝气的心上人醉心于纸醉金迷的生活,早已忘记了当初的约定,那柠檬如同又爱又恨的小冤家,让人甜蜜,也让人苦涩。

柠檬的颜色纯正明艳,在杏子黄之外,有一种黄就叫柠檬黄,是极鲜艳的嫩黄,是青春年华的风华正好。德里克·沃尔科特首《夏天的布利克街》:“夏天属于散文和柠檬,属于裸露和慵懒,属于关于回归的想象的永恒闲适,属于罕见的长笛和赤裸的双足。”这几年,我喜欢上了柚子茶和柠檬茶,柚子茶常常一次买三五瓶;而柠檬茶,则是自制的,几只金黄的柠檬果子,用快刀切成一

数时,发现少了一个,顿时十分紧张。少的那位正是八十岁高龄,满头白发的老先生。他忘情地大踏步走在最前面,把一团的人远远甩在后面。虚惊一场。为什么他到了合肥,就立刻冲过人群走在了最前面?原来他竟是安徽人,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了中国台湾,这是他第一次回到故乡。

### 回家随想

廖书兰

对一个常年在中国香港生活的人来说,回到神州大地,所看所听,内心的感受特别深刻。例如我到了太湖,看着山看着水,不禁想起先父母是在太湖边上出生成长的江南少年。一行十多人,到北京参加我的新书《黄花岗外》的分享会。从苏州坐高铁到合肥,当顺利到达合肥车站时,领队数人

近一段时间,妈妈身体有恙,被推荐看了中医,开了一大包中药回来,并把收藏多年的药罐子也翻找了出来,说是在家熬药。其实现在中药房有熬好的,按照剂量封在塑料包里,平时放在冰箱里,喝的时候用热水一温就可以喝了,省去了多少麻烦。但是我妈坚持要自己熬药,她有一套自己的理论,自己的药自己熬,这样病才能够好得快好得彻底,于是我们都被她说服了,所以一回到家,我家里就缭绕着一股中药的气味。好久没闻中药味了,它有一种厚重的滋味,又有一点点微甜的香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药香吧。

喜欢看那种旧式的传统的药房,屋里弥漫着浓郁的药香,一排排药柜,拉开里面一个抽屉,抽屉上面贴着纸条,纸条上面用毛笔竖排写着药的名字,比如茯苓、白芍、川芎。抓药的时候用一把戥子称重,抓药的先生通常穿着一件立领的中式衣服,喜欢他们的气度,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,配好的药用纸包了用纸绳扎好,提着就可以走了。如今这种药房很少见了,现在都是配比好的,一味一味用塑料包封好。

经常生病的人,屋里总有一股药香,就像黛玉,黛玉曾经抱怨屋子里药气太重,扰了花香,但是宝玉却说:“药气比一切的花香、果子香都雅。神仙采药烧药,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,最妙的一件东西。这屋里,我正想各色都齐了,就只少药香,如今恰好全了。”中药的名字很唯美,很多读来都觉得余香满口,比如,长卿、辛夷、青黛、半夏、剪秋、沉香等。有人曾用中药名写了一副对联:“金钗布裙过半夏,栀子轻粉近天冬”,读起来就像一句诗。医者仁心,一味药既有着中医药的博大精深,又包含着人间的世情冷暖,其实,最好的药永远在自己的内心。

手乘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如约去那不勒斯看望心上人,还特地为她带上一袋鲜美的西西里柠檬,那是他们甜美爱情的象征。而珠光宝气的心上人醉心于纸醉金迷的生活,早已忘记了当初的约定,那柠檬如同又爱又恨的小冤家,让人甜蜜,也让人苦涩。

柠檬的颜色纯正明艳,在杏子黄之外,有一种黄就叫柠檬黄,是极鲜艳的嫩黄,是青春年华的风华正好。德里克·沃尔科特首《夏天的布利克街》:“夏天属于散文和柠檬,属于裸露和慵懒,属于关于回归的想象的永恒闲适,属于罕见的长笛和赤裸的双足。”这几年,我喜欢上了柚子茶和柠檬茶,柚子茶常常一次买三五瓶;而柠檬茶,则是自制的,几只金黄的柠檬果子,用快刀切成一

数时,发现少了一个,顿时十分紧张。少的那位正是八十岁高龄,满头白发的老先生。他忘情地大踏步走在最前面,把一团的人远远甩在后面。虚惊一场。为什么他到了合肥,就立刻冲过人群走在了最前面?原来他竟是安徽人,小时候跟随父母去了中国台湾,这是他第一次回到故乡。

### 难忘《诗抄》

华强

一个人一生要读许多书,其中有的书会影响人的一生。读初二时,父亲回家给我一本萧三主编的《革命烈士诗抄》。《诗抄》有近400页,我把书看了一遍,心灵受到强烈震撼。《诗抄》的许多作者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青年人,例如撰写《天下洋楼什么人造》的作者欧阳阳牺牲时年20岁,年纪稍长的李大钊就义时也只有38岁。这本书太感人了,我找了一个本子,将《诗抄》里的大部分诗抄下。以至于50多年过去了,今天的我对《诗抄》里的许多诗依然记忆犹新。

倚在墙角手不释卷,经过时他们会心一笑我方才恍然,都是夜校书法班的同学。

走到窗前向外望。站在城市寂静处,繁华在黑暗深处得以延伸,想到电影《雨果》里拉比斯先生书店,书堆至天花板,天鹅绒落地窗帘阻隔了喧嚣与嘈杂,我喜欢这种深夜里与世隔绝的宁静与安然。我转身往楼上走。踩木梯爬上去时需弯腰颌首,一不小心撞脑袋。空间狭小,上下走道须谦让,于是不断有与陌生人相视而笑的机会。对于被水泥森林禁锢已久的现代人,这种久违的零距离,感觉真好。接下来几日,每逢入夜去上课,技能与精神双向奔赴。

夜校形成“一课难求”的局面。 责编:沈琦华

论「药」 玉玲珑